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
### 第六卷 賺真硯物歸原主 釋假賊僧雪冤誣

詩曰：弄真成假假成真，換物那堪更陷人。  
一遇賢良為救正，好結何地可藏身。

卻說開封府新選來的理刑推官，乃是丁士升，與董聞是廷試同年，又都是翰林莊文靖的門人。他曾在楊閣老家處館，後以歲貢選授國子監學正。楊公子以恩蔭入監讀書，正好與他朝夕聚首。他卻因與楊公子聲氣不甚相投，求補外任。莊文靖又替周旋，故得改選此美缺。董聞在京時，與他最相知。丁士升服董聞的文章氣韻，董聞重丁士升的人品，兩下往來甚密。今恰好來做了本府的理刑推官，人人都道縉紳中要尋個與丁推官講分上的，第一個便是董聞了。那知董聞卻殊不然，不但不去講分上，連見也不去見他一見。董起麟對兒子說道：“新理刑既是你的好友，何不去候他候候？”董聞道：“正為他是孩兒的好友，嫌疑之際，不必先去求謁。此公為人極清政，極有品的，只看別人巴不得做相府西席，他初時偏懷猶豫，不肯便就；今又別了楊公子，求補外任，其人品可知。他今到此，必然要做個清官。孩兒正該學那非公不至的澹臺子羽。若去趨酬酢，外人未免生疑，只道是講情，或是行賄，反損了他的清名。知己肝膽相照，不必以蹤跡之疏密也。”起麟聽說，點頭稱善。正是：

笑他吸餌為陽鮓，得厲迎綸是大魚。

自此董聞竟不去見丁推官。那丁推官自到任之後，便想與董聞相見敘談，並請教地方利弊。卻見各鄉紳都來投帖拜會，偏只董聞不見到來，丁公即具名帖，親到城外清溪村造廬請見。董聞出來迎接了，各敘寒溫。董聞道：“敝地有幸，得邀大君子來郡。治年弟仰體清嚴，不敢溷瀆，故雖渴懷如積，卻還未及上謁。怎反重勞大駕相顧？”丁推官道：“小弟承之貴郡，喬為司馬。立願清官，上報國家，下濟百姓。但恐才力不及。諸凡地方利弊，望老年翁明以教我。尚有不到之處，良朋過失相規，萬祈不時枉駕，勿吝齒類。”董聞道：“地方利弊，年祖台公能生明，自然洞鑒，何煩治年弟贅詞？治年弟景仰清風，正當足跡罕至，遠僻嫌疑。如必有冤抑難申，幽隱雖知之事，或者勉進一言，斷不敢常來溷瀆。”丁推官道：“年翁說那裡話？小弟正要不時請教。徐孺子雖養重，直虛陳蕃下榻之意？”因笑道：“年翁若說此後不肯常來，小弟今日偏不肯便去，要在此過午，奉擾午飯了。”董聞道：“但恐野人之家，無物奉款。若不嫌簡褻，願獻一芹。”說罷，便命家人治具，留丁公子飯。兩個直坐到天晚方別。自此之後，凡有人來求董聞說分上的，董聞便辭謝道：“丁公廉明清正，若是背理之事，要他將曲隱直，我不好去說得，他也決不肯聽。若是順理之事，他自然順理斷去，不消我去說得，我若去說，外人只道聽了我私情，不是他公斷，反不見得他的廉明了。”董聞這幾句話，把眾人都一概謝絕。正是：

有此鄉紳，對此官府。  
兩清相遇，正堪為伍。

董聞自此只在家中靜坐，無故也不入城。丁推官或即便回家，並不外聲揚，亦無私事干瀆。一日正坐在家中，只見舊朋友金碗氣忿忿的走來。相揖坐定，便開口要向董聞討個名帖，封一紙狀詞，到理刑廳告一個人。董聞問是何事，所告何人，金碗道：“可恨路小五這狗才，把舍姪一件古玩擄換了去，須要告官追究。”董聞道：“是甚古玩？”金碗道：“舍姪金楚胥欲為先兄營葬，苦無葬資，不得已，要把家傳的一方古硯賣了，以為葬親之助。因路小五慣會販賣古董，特地托他尋覓售主，他拿了硯去，過了兩日，依舊送還，只說沒有人買。誰想這硯已非原物，卻被那廝擄換了去，可沒理麼？”董聞道：“這事甚小，何消到刑廳告狀？待小弟喚他來，把假硯退還了他，追回硯便了。”金碗道：“那廝最奸。舍姪再三諭之，他抵死硬賴。”董聞道：“這不難。待小弟設個法兒，賺他原物出來，包在四五日內，必有回音。”金碗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。”當下董聞留他吃了便飯，作別而去。

次日，董聞遣家人去分買幾件去送他，你可揀上好的將幾件來看。若有好古硯，一發妙，不論價錢。路小五欣然領命，便懷著三件東西，到董家來。董聞見那三件東西，都用黃布包裹，匣兒盛著，便教逐件打開來看，卻是一個古銅的香爐，一個鎮書的玉獅子，一方古硯。董聞看了道：“都留在此，待我再與識貨的估看一估看，明日來還你價錢。”小五領諾而去。到明日來問時，董聞道：“三件中只有硯兒不甚好，那兩件東西，你要多少價錢？”小五道：“大爺面上，不敢講價，兩件東西，共付五十兩銀子便罷。”董聞道：“價錢便依你，只是銀子要到明日方有。”小五道：“就在明日來取罷了。”董聞道：“如此甚好！你今日且在這裡吃杯酒去。”小五欣然坐下，董聞呼童看酒，與他對酌。小五不知是計，被董聞冷一杯、熱一杯，灌得爛醉，方放他起身。臨別特取出硯兒來交付與他道：“這東西你原收了去。”小五醉眼昏花，不及致詳，接將過來袖了，辭謝出門。一路腳高步低，撞到家中，奔入臥房，摸出硯兒付與妻子收著，衣也不脫，一骨碌滾在牀上睡了。直到明早紅日高升才醒。起來梳洗方畢，早又是柴家使人來喚他。小五忙隨著來人，到柴家會了話，就在柴家吃了早飯，一逕出城到董家來。只見董聞把那古爐與玉獅子都取出來，說道：“我方才又把這兩件東西與一個人看，據說都不甚佳，不好把來送丁老爺。你原收了去，另拿什麼好物來我買了罷。”小五只望銀子到手，不想竟成虛話，尋思道：“不知那個不添好話的，壞了我的買賣。”心中好生不然，卻不敢則聲，只得收了兩件東西，沒情沒緒的回到家中，對妻子道：“我昨夜交與你這硯兒在那裡？可取將來，和這兩件東西一處放好。”妻子便將硯兒取出。小五打開看時，吃了一驚：這硯兒卻不是原物了。忙問妻子道：“你昨日把這硯兒在那裡的？”妻子道：“放好在牀邊桌子上的。”小五道：“可又作怪！我今早出門後，可有人來？”妻子道：“並沒有來。”小五便罵道：“賊賤人！房裡的東西，被人擄換了去，還說沒人來。”妻子嚷將起來道：“誰見有人來？”小五那裡肯信！原來小五的妻子門氏，本是唱盲詞的婦人。小五娶他為妻，時常教他往大戶人家，彈琵琶、說院本、趁錢用變。雖是兩眼青昏，卻原有五分光亮，自己原可行走，面龐上也有一二分顏色。只是有一件毛病：不日不守規矩，慣要背著丈夫，和別人做些不三不四的勾當。所以小五疑他有人到家來換了硯去。門氏叫屈連聲，說道：“你昨夜歸時，已是爛醉。一定在外邊先被人擄換了，如何到家裡來圖賴我？”小五道：“若說在外邊差的，卻怎的三件東西，那兩件並不差，只差了這硯兒？”兩下爭論不休，當夜准絮聒了一夜。次早，小五對妻子說道：“我今日再到董家去問一聲，問他前日可曾把來寄放別人處。若不曾寄放別家，斷然不是在外邊差的，一定是家中被人擄換，我回來和你這賤人說話。教你不要慌。”說罷，拿了那假硯，一口氣奔到董家來。董聞見了，問道：“你今日為何來得恁般倉皇？”小五道：“我前晚拿歸去這硯兒，不是原物了，未識大爺教人估價時，可曾放在別人家裡麼？”董聞道：“怎見得不是原物？”小五便將假硯兒取出，細細指示不同之處，斑紋色道，都與原物似是而非。董聞笑道：“原來假者不可以冒真，有這般難混處。我前日其實曾寄在一個識古董的人家。今此人恰在這裡，待我請他出來，與你面對明白何如？”話聲未絕，只見屏風後轉出一個人來。那人不是別人，就是金碗的姪兒金楚胥。小五見了，目瞪口呆，金楚胥指著小五罵道：“狗才！這假硯是你把來擄換搪塞我的。你前日鐵錚錚賴著，強要以假混真，如何今日自己說出假來？如今原物已歸原主，我且拿這假硯去告官，處治你這奸徒！”小五羞得滿面通紅，做聲不得。董聞笑道：“別人換了你的東西，你原不肯干休的。你換了別人的東西，那人怎肯干休？前日金相公要討我帖兒，送你到刑廳去進究，是我再三勸住。我今設法取還原物，免了送官，所全多矣。你今後再不可做這般勾當。”小五聽說，躊躇無地，只得自己招個不是，仍收著假硯去了。正是：

彼既移真換假，吾亦以假易真。  
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

且不說路小五含羞而退。且說董聞打發小五去後，即問金楚胥道：“足下那方古硯，價值幾何？”金楚胥道：“可值二十一二金。”董聞道：“以此為葬親之用可勾了麼？”金楚胥道：“得此湊用，也將就勾了。”董聞便取出白銀十二兩，送與金楚胥，教他早去營葬。金楚胥謝道：“既蒙取還原硯，又承即付硯價，深感至成之德。”遂將硯兒請董聞收下。董聞道：“此硯既是足下家傳舊物，不可售人。從來文人賣硯，如武士賣劍，是出于萬不得已，非所樂為。我與令叔相契，足下即係通家世好，些微之物，少助葬資，佳硯決不敢領。”金楚胥再三推讓，董聞終不肯受。金楚胥感激拜謝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青氈舊物依然在，黃土新墳幸已成。  
賴有周旋博士董，不須申訴理刑丁。

過了幾日，忽有刑廳差役，齎著丁推官名帖，來請董聞去會話。董聞隨即乘轎入城，直至刑廳私衙之內，與丁推官相見了。丁公道：“小弟有一事相煩，故敢屈駕來面商。”董聞道：“不識有何見諭？”丁公道：“小弟立志要做清官，幸蒙各上台見諒，凡壽禮、節禮一概不受。此雖上台之情，亦多賴諸縉紳游揚之力。但衙中食指頗多，薄俸用度不來。前已遣人回家去，設處些銀兩來用，此時卻還不見到。沒奈何，欲煩年翁貴相知處暫撮四五百金濟急。一等家信到了，即當加利奉還。”董聞聽說，義不容辭，只得應承道：“年祖台在此做官至欲稱貸以度日，清介可知。既承見托，自當有以報命。”說罷，作別而歸，心中思忖道：“借債非易事。我當初只為借債，受了許多累，今丁公要我轉貸銀兩，卻是沒處去轉貸。除非我自備有銀借他，爭奈徐世子所贈多金，我把來贖了些田產，又在遐施兄與常兄面上用了幾百金，所存無幾，只好留在家中用度，那裡有得借他？若說轉去求人，除是遐施兄不死，他便慷慨豪俠，能濟人之急。如今教我求那一個？”又想到：“他道我是有交遊的，所以見托。我既一時應承了，若沒處設法銀子與他，豈不被他笑話？”尋思無計，忽然想到：“官要借債，何不原去向官借？但恐與丁公同僚的官就有銀子，不好放債。若對下司說，又像要抽豐他的了。除是武官衙門，不相統屬的，便肯借。我且去與余總兵商量則個。”於是便往總兵府中，與余總兵相見，備言其事。余總兵道：“我聞丁理刑到各縣查監，凡縣官饋送之物，一毫不受，清廉太過分了。他要借債，本該借與。只怕借了去，一時無以抵償，十分催討又不好意思，還是不借罷。”董聞道：“這不必過慮。都在學生身上，斷不拖欠便了。”余總兵見董聞一力擔當，便慨然應允。董聞隨即去與丁推官說余總兵處有銀可借。丁公便寫下一紙五百兩的借契，言定按月三分起息，作中便借重了董聞的台號。董聞把借契交與余總兵收了，余總兵取出白銀五百兩來，說道：“學生原沒有債放，這銀子不是我的，是一個內司公的。他不肯輕借，因見有董先生作中，將來必無差候，所以相托。”董聞道：“這都在學生身上。”當下接了銀子，便親赴刑廳內衙，當面交與丁推官收訖。丁公稱謝不盡，留董聞在私衙小飯，又閑話了半晌，董聞作謝而出。

上了轎行不數步，只見一伙公差，押著一個和尚，飛奔到府前來。那和尚口中叫屈不迭。董聞在轎中看時，認得那和尚卻是沙有恒，便忙下轎，喝住了眾公差，扯著有恒問道：“我屢次到庵裡來尋你，值你遊方未歸，不得一見。你幾時歸庵的？今日為甚甚麼屈事，被捉到這裡？”有恒道：“說也好笑！小僧歸庵不多幾日，卻無端被人扳害做賊，今日拿解刑廳聽審。”董聞道：“是誰扳害你？”有恒道：“那賊人叫做宿積。”董聞道：“我久聞此人之名。你與他平日有甚冤仇？”有恒道：“我與他從未識面，並無嫌隙，不知為甚扳害我。”董聞道：“你休著忙，我與你辨白此事。”便教轉轎，再到廳裡去見理刑老爺。眾公差見有恒是董博士的相知，便不敢囉唆，且只帶他到土地祠內坐著靜候。看官，你道那宿積因何扳害沙有恒？原來是路小五指使的。小五自那日在董家，見了金楚胥出了醜，袖著假硯，含羞而歸。及到家中，卻不見了妻子門氏。只因小五出門時恨了幾句，門氏恐怕丈夫回來又要尋鬧，思量往鄉村中一個媳婦家中暫避幾日。不想走到半途，天已昏暮。況他是對盲眼睛，行步又慢，前不巴村，後不著店，正沒奈何，恰好從大力庵走過，只得叩門借宿。沙有恒恰是那天回庵，遂不合留他住了一夜。至次早，門氏才走出庵，正撞著小五尋來，問知昨夜住在庵裡，十分惱怒，趕進庵，扭住有恒，罵道：“賊禿！你如何引誘婦人在庵裡宿歇。”有恒道：“他自來叩門求宿，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憐他是個眼目不便的女人，留他在佛前拜台上歇了一夜，怎說是我引誘？”小五那裡肯聽，只顧與有恒爭鬧。兩邊眾鄰舍走來，都是有恒相好的，都說小五不是。小五拗眾論不過，只得放了有恒，自把妻子打了一頓，仍舊領回家去。卻只恨著和尚，不曾出得這口氣。正是：

即非閉門不納，難言坐懷不亂。  
一霄底事堪疑，百口今朝莫辯。

路小五正自懷忿，怎當柴吳泉父子聞知此事，把小五百般嘲笑，說道：“你令正與和尚相知，家裡饅頭吃不盡了。”又道：“大力庵中和尚，自然有大力，所以令正登門就教。”小五被他們嘲得毒了，心中忿恨，思量要暗算他。適值此時，米價騰貴，吳泉新糶了米，收得價銀三百兩在家，小五便指引宿積去盜了他的，把來大家分了。當初柴白衍與小五同謀，使宿積去盜董家銀子，誰料今日自己的銀子也被他盜去。正是：

昔日害人今害己，出乎爾者反乎爾。  
小人好與小人謀，惹盜招偷皆自取。

柴吳泉失了銀子，懸著重賞，教捕人緝賊。那些捕人貪了賞錢，如何不用心追緝？不上幾日，早把宿積緝著了。此時捕廳員缺，刑廳署印，便將宿積解送丁推官究問。路小五恐怕他招出自己來，因暗地去囑咐他道：“你切莫供出我來。你只扳了大力庵中和尚沙有恒，說他是個窩主，我便替你上下使錢，保證不至受苦。”宿積依言，遂把有恒扳害。正是：

只為疑他盜色，因便誣他盜財。  
縮頭前日寄恨，光頭此日當災。

當日董聞見有恒受屈難申，便轉轎再往刑廳，逕入私衙，見了丁推官，具言僧人沙有恒並非賊黨，被人誣陷廷鞠之下，乞細察冤誣。丁推官領諾。董聞自回家中去了。少頃，丁推官升堂審事。正值那日起數內又有兩個和尚，一名法方，一名法圓。因有人告他奸騙了十六歲的孩子，也在堂下候審。丁推官先叫沙有恒近前，問道：“你果然不認得宿積麼？”有恒道：“其實從無一面。”丁推官道：“這卻容易明白。”便喚法方、法圓二僧上來，密諭道：“我少頃惹喚沙有恒，卻不用有恒答應，須要你兩個裡邊看一個權代有恒答應。”分付畢，且教都站在一邊，一面去獄中提出宿積來聽審，宿積一到堂下，又一口咬定沙有恒和尚是窩主。丁推官道：“這話可真麼？”宿積道：“這是千真萬真的。”丁推官道：“今沙有恒已拿到，你可與他面質。”便叫：“沙有恒過來。”那法方和尚假充了有恒答應了，到案前跪下。丁推官假意問道：“宿積招你是窩主，你可從實供來。”法方道：“小僧與宿積從不曾識面。”宿積便指著

法方道：‘沙有恒，我那夜在你庵中宿歇，贓物也分與你的，你如何賴得？’丁推官大笑道：‘你這刁奴才！原來你不曾認得沙有恒，卻無端陷害他，可知這和尚不是沙有恒哩。’宿積嚇得做聲不得。丁推官道：‘你與有恒既未識面，因何扳害他？此必有人指使你的。快從實供招，免受重刑。’宿積見不是頭，只得把路小五指使偷盜，又指使扳害的話，一一招出。丁推官即殊批：仰役速拿路小五立刻到廳審問。恰好那時路小五隨著柴家的從人在廳前看審，公差不消費力，手到拿來。丁推官推問情由，小五初時抵賴，及動起刑法，只得招出實情，把妻子在沙有恒庵中宿歇，被柴家父子笑話，因而懷恨，指使宿積盜銀扳害的話，從頭說了。

丁推官喚沙有恒上來問道：‘你賊情是虛了，姦情卻是如何？’有恒極言此夜並無沾染，辨得乾乾淨淨。丁推官笑道：‘這件事也在莫須有之間，只怕你做不得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哩。你留婦人在庵宿歇，也該問個不合。我今看董爺分上，姑不究罷。’便教把沙有恒釋放。宿積與路小五各責三十板，監禁追贓。一時都稱贊丁公神明，善于聽訟。有好事的做下幾句笑話：

沙有恒為著小和尚，幾乎連累大和尚。路小五因疑下和尚，乃至誣陷上和尚。門婦人庵裡尋和尚，家裡不曾進和尚，宿偷兒口中咬和尚，眼中不曾見和尚。丁推官巧借彼和尚，登時辨出此和尚。董博士賴有兩和尚，因而救脫一和尚。究竟沙和尚雖然不是賊和尚，不知可是淫和尚？方和尚被人告做淫和尚，卻教權認賊和尚。圓和尚不用著這和尚，暫時做個閑和尚。總之三和尚都未必是真和尚，只好都算假和尚。

沙有恒冤誣得白，出了衙門，即往董家拜謝，各述丁公斷事之明。董聞方曉得宿積扳害有恒，是路小五懷恨指使的，因笑道：‘庵中留婦人宿歇，這件心跡，畢竟難明。虧得丁公不究。若還窮究起來，這卻我不好替你辨白得。’有恒聽說，也笑將起來。有詩為證：

偷兒何故陷光頭？瓜李生嫌怨有由。  
假戲辨來真巧妙，疑奸道破更風流。  
婦人事在莫須有，朋友情深且罷休。  
和尚心中當自付，前宵曾否共衾禡？

當下董聞留有恒飲酒。大家訴說別後之事，說到董濟身死，有恒歎噓流涕道：‘小僧昔日也蒙他看顧，交情甚厚。不想今日歸來，竟成永別。我今當在庵中拜些經懺荐度他，少盡我報效之意。’董問道：‘如此最妙。你若在庵中做好事，凡一應齋供等寶，都是我送來。我還日日來拈香拜佛。’有恒領諾，當晚作別回庵。至次日，果然便戒酒除葷。持齋三日之後，方唸經禮懺，一連做了好幾日法事。董聞每日來拈香，多把錢米相贈。那沙有恒雖是個掛名和尚，倒比別個和尚不同，十分認真，並不虛偽。有幾句口號說得好：

此等和尚唸經，只算俗人念佛。俗人勝似僧人，倒是誠心所發。意中不望襯錢，口中不弄花舌。字字老實念去，並不透過幾頁。若教僧演佛戲，不過敲鐘打鈸。他自消閑作樂，與我有甚干涉？鋪燈意在取油，要線便解冤結。浴佛錢投水盆，鎮壇米入筐。行香出引婦女，渡橋哄動婢妾。眼睜屏風背後，其心更不可說。至於拜懺暮歸，道人把酒燙熱。夜裡暗地吃葷，日裡假裝清潔。以此比較俗人，畢竟誰好誰歉？今用類俗之僧，深得荐亡之法。

不說沙有恒在庵中荐亡。且說柴吳泉聞知宿積盜銀，乃是路小五指使，勃然大怒。便差人到他家裡，把他所藏古玩並傢伙什物撮取一空，連他妻子門氏也都攙了家去，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小人機械，愈出愈奇；君子權謀，□□轉妙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卷分解。